

《台灣，黃昏組曲》近鄉情怯

古籍法典《群書治要》有曰：「…無倫常、無法度、無稱衡…，此國之大妖」，為歷史作見證。何處是歸程？美麗景緻變化莫測，海的故鄉八斗子已面目全非。年少輕狂，唱《黃昏的故鄉》忘了老爹的告誡，也不用中國國民黨的東廠鐵蹄，焚了老和尚的書坑了老和尚的血肉，不敢奢望民主進步黨政府的平反冤冤枉枉的《文字獄》，那是民進黨還沒有執政的選舉詐術。物換星移勝王敗寇，不民主的民主進步黨，和牠飼養不馴的台灣民眾黨，選民在唱《黃昏的故鄉》很用力，牠們在檯下也更用力的忙著數「政治獻金」，那就是要再上演欺瞞沒有國家的台灣人選票之時的騙局。

放眼台灣政壇和媒體平台，小人當道欺世盜名，愚民謊言積非成是，在在湮滅日治時代純樸善良的台灣人社會氛圍，國破山河已不再，我欲乘風唱那《不如歸去》的悲歌。外來專制國府政權血腥殖民蕞爾台灣小島，國不國，君不君，臣不臣，嗚呼！嗣民主進步黨執政，早已忘記革命烈士推翻中共同路人藍色車輪黨的血血淚淚，看促轉會小人當道「蜀中無大將，廖化作先鋒」，打從心底就知道老和尚莫名《

文字獄》沒指望有平反的那一天，徹徹底底看得清清楚楚「去了豺狼，來了虎豹」的那一幕呈現在眼前，政治犯的老和尚痛徹心扉不禁悲從淚雨濕了蒼桑的白唇，不知是「淚濕了臉」還是「臉濕了淚」，情何以堪。

於國民黨叛亂集團特務頭子蔣經國還沒有讓老芋頭回中國探親的戒嚴白色恐怖歲月，在香港廣大學院教書的無聊日子，就會到九龍的女人街去吃活海鮮，喝着苦澀的紹興酒，不小心酒杯有了老和尚的淚水，正想埋單去上空酒吧被洋妞的奶奶，撞一撞和人與人之間的連結，詎料剛要擦乾目屎的那剎，中國駐紮香港的特務頭子楊錦麟，在電話的彼端向思鄉的徐桂峯教授，表達北京邀請黨外人士到廈門大學演講的誠意和保證請老和尚喝酒。

厦大台灣研究院劉國深院長兼教授的酒，溫暖了老和尚被民進黨冷落失意的笨瓜腦袋。怎料，很多年之後蔣匪想要讓老芋頭去中國老家探親藉以減輕業障，那知江蘇省臺灣事務辦公室胡元放處長兼掌南京新聞處長，邀請台灣新聞紙雜誌出版業發行人協會理事長的老和尚，到國民黨跑路台灣之前的首都南京，去新聞交流一下，哇，人世已非。「前人淚種樣，後人爽搖樣」。獻身台獨運動風起雲湧老和尚難容身民進黨，與外省籍前立法委員雷渝齊同是天涯淪落人。才華洋溢的摯友前立委雷渝齊「苦中作樂」，於1984年3月傾家蕩產，創辦了洛陽紙貴的《雷聲周刊》，邀老和尚塗鴉。出生於1939年11月18日的雷渝

齊（博士，三民主義研究所），和中國國民黨黨棍惡霸衝突憤而退黨，兩造兵戎相見，在蔣經國的「黑手出鞘」，因1985年在渠創辦的《雷聲周刊》揭爆財團《十信醜聞案》（沒有絲毫信用可言），蔡辰洲賄選案爆發憤而參選立委。經林鴻池立委的配偶景玉鳳律師（亦曾與老和尚交手訟爭過）提告，被判刑一年，褫奪公權二年，民事賠償300萬元，是台灣司法史上誹謗罪最嚴懲的刑罰並發監執行，和陳水扁總統同監一室，在在足徵台灣的司法是中國國民黨用來整肅政治異己的狠毒工具，老和尚也翻版複製，野蠻政權的牲畜行訾，奇怪不奇怪？答案是：萬惡的國民黨亡黨的前兆。

遙想宋朝悲劇文人宰相司馬光於《溫公讀詩話》，深深感嘆政治無情：「…古人為詩，貴於意在言外，使人思而得之，故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耐也。近世詩人，唯杜子美最得詩人之體，如『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山河在，明無餘物矣；草木深，明無人矣；花鳥，平時可娛之物，見之而泣，聞之而悲，則時可知矣。他皆類此，不可遍舉」。

老和尚午夜夢迴，凝視杜甫的《春望》，奈不住性子「烽火連三月」，打槍杜甫亂說「國破山河在」，奇怪，老和尚唱的《黃昏的故鄉》怎麼是不一樣就是不一樣，國破山河已真的不再了，破碎的蕞爾台灣已失去靈魂，被欺世盜名的中國人，偷走台灣人的美麗山河，偷走台灣人的翠綠，反攻反攻反攻大陸去，如果那不是真的，什麼才是，

杜甫筆下的「國破山河在」，那麼，還是杜甫騙走蕞爾台灣的翠綠山河。明月永恆最多情，含著潸然老淚隨月娘夜夜到荒城敲門問蒼天，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是為開場…。合十表意對台灣民主運動者最敬禮的濃深情懷，莫齒難忘那段唇齒相依的民主言論自由革命悲壯可歌可泣的血淚歲月，但「沒有種過芒果，祇白吃搖下樹那芒果甜美戰利品」的民進黨權貴，學起中國國民黨耍賴說謊成性的惡劣行徑，那管甜美的芒果是誰種的，也不管是不是革命伙伴正嗷嗷待哺，吃相太難看矣。

我本將心托明月，奈何明月照溝渠；雖然出版數十多部著作的老和尚，早想封筆去鄉野放逐殘年，惟電視很吵的無良政論節目，一堆沒幹過正牌記者或祇幹了三兩年的「資深媒體人」，在騙吃騙喝騙台灣人的革命情感，油生半世紀新聞老兵的老和尚構思再重拾拙筆，寫雜集《台灣，黃昏組曲》，但是真正的想的是揭露《名嘴》名不符實的假道具，和散播「假新聞」的統派紅媒「乞丐趕廟公」，不知廉頗尚能飯否，夜夜失眠以為此今仍是「黑金文化流氓」，不知量力。夜以繼日，日以續夜，「愚公移山」也呼！本亦忝為《台灣，黃昏組曲》新冊者序。惟認蕞爾台灣是我珍愛的故鄉，祈願未來是正向的，不應是「黃昏」，然歷逾半世紀媒體人生涯，亦應寫實親睹照妖鏡下的省籍糾葛，是書名改為《戲子、婊子、政客》，併為序。

徐桂峯（筆名：老和尚）拾筆於台北陋室